

1976

1

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

I 11/3/76

# 目 录

## 新资产阶级分子的自画像

——批判苏修剧本《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

..... 樊益世 ( 1 )

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 (苏修话剧剧本) ..... ( 6 )

## 克里姆林宫又一如意算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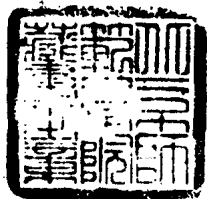
——批判苏修剧本《中生代石油的故事》

..... 长岭炼油厂化验室工人理论小组  
武汉大学外文系翻译研究室 ( 9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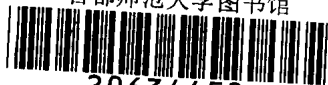
中生代石油的故事 (苏修话剧剧本) ..... (100)

入党介绍人 (苏修短篇小说) ..... (183)

资料: 日本田中谦二等人评《水浒》 ..... (194)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34452

634452

# 新资产阶级分子的自画像

——批判苏修剧本《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

樊 益 世

《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这个剧本在莫斯科上演后，剧作者格列勃涅夫又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旧墙》，拍摄成宽银幕影片。它一出笼就引起了苏修评论界的轰动，吹捧它“跟上了生活的步伐”，说它塑造了女厂长安娜·斯米尔诺娃这样一个“能干的女人”的形象。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的总结报告中也特地把剧中女老板安娜夸奖了一番。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东西竟然得到勃列日涅夫的青睐并叫他“为之感动”呢？看一看这个剧本，剖析女厂长这个人物，我们就清晰地看到了一幅逼真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丑象，使我们进一步认清苏修社会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从苏修复辟的过程中看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教训。

剧中的主角斯米尔诺娃，是一家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纺织厂的厂长。她曾在这个工厂当过女工，后来入了党，上了大学，成了“红色专家”，当了厂长。在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苏联，在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工厂，斯米尔诺娃从工

人蜕变为新资产阶级分子，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企业里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代理人。这个女厂长在老工人面前就不打自招地说过：“过去我们曾经平等过，但我在技校里读了四年，又上了五年半大学，我们这就已经不平等了”。

“坦率”若此，令人瞠目不已，这岂止是斯米尔诺娃一个人的自白？！在当今苏修社会里，厂长同工人绝无平等可言。当剧中的老工人提出“我们这里不是讲大家都平等吗”这一疑问时，斯米尔诺娃就用上面那段话去理直气壮地教训了他们一顿。在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看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经地义的，讲平等是不合情理的。“我和你就不平等”，这句话鲜明地道出了苏修社会的阶级关系。人们不难看出，在苏联当今“发达社会主义”的社会中所呈现的一片“新的和谐的关系”是什么一种关系了。

厂长可以纠合爪牙们私设公堂，随时对无辜的工人群众进行审讯。青工克拉娃因回乡参加哥哥的婚礼，少上了一个班，遭到厂长的严厉训斥。中年女工瓦列耶娃因病未上班，厂长就责问“谁给开的病假证明”，挖苦她借生病“得到额外的休息”。青年女工阿丽亚坦率地承认自己“根本不愿意为了五个或十个卢布加一个班”，厂长也故作惊讶地喊了起来：“怎么啦，我们的工人已经很有钱了？”她威风凛凛地对“不听话”的检修工苏哈列夫说：“我可以根据第三十三条规定解雇您，把您的住房收回来，到那时看看我们谁需要谁！”车间主任也凶相毕露地宣称：“任何一个资本家早就把他们赶出去了，而我们却老是向他们说教”。厂长的“解雇”，车间主任的“赶出去”，都把他们的那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嘴脸暴露无遗。在这一场审讯中，斯米尔诺娃用上了

训斥、指责、讽刺、怀疑、威胁，还有假意的表扬等等手段，真可谓淫威有加，笑骂无常。斯米尔诺娃在为统治集团的利益压迫工人方面，确是施展了工厂主的全部“才干”，不愧为一个“能干”的女厂长。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大大小小的苏修资产阶级分子，都利用职权为自己捞取大量经济上的好处。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贵，同时也垄断了消费品和其它产品的分配大权，当然也包括分配住房的大权，他们是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的。剧本中年轻的总工程师一上任，一个人就占有一套备有热水笼头、浴室、厨房等的住宅。女厂长自己当然也住着设备齐全的舒适住宅，但她还“恨不得年年换一套新住宅”！可是，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工人娜塔莎大婶等人却只能住在兵营似的集体宿舍里，等着“死在营房里”。在女厂长看来，劳动了一生和快要退休的老工人算得什么？他们有“兵营”住已经很不错了，“头上总还有个房顶”嘛！让老工人住营房，而自己住得好了还要好，这恰恰暴露了斯米尔诺娃这个新资产阶级分子极端自私、贪婪的特点。但资产阶级有时也得忍痛拿点东西出来，以便欺骗蒙蔽部分工人，起到暂时缓和矛盾的作用；我们在剧本结束时，看到女厂长当众演说一番，把住房证“特别地”发给两个老工人，就是新老资产阶级惯用的另一两面派手法。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内部关系，一方面是上下勾结，互相利用，另一方面又象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安娜为了保住自己的厂长地位，也同样对上司施展了自己的“才干”，随机应变，周旋其间，“当机立

断”，寻找“出路”。当部里要斯米尔诺娃的工厂再把生产指标提高二百吨时，女厂长明知工厂设备陈旧，人手不够，增加指标有困难，曾经向部里讨价还价。可这样又受到了完不成计划就撤职的威胁。怎么能保住厂长宝座并继续占据已有的特权地位，紧紧地抓住既得利益不放呢？心神不定了几天，斯米尔诺娃终于找到了“办法”，那就是拿车间主任和总工程师的取舍来显示自己的“才干”。车间主任柯列索夫是旧的生产管理者代表，他以加快机器转速、突击、加班等办法来压榨工人，来完成生产指标，因而曾经长期是斯米尔诺娃的得力帮手，和女厂长气味相投，休戚相关。但他那套旧的剥削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官僚垄断集团贪得无厌的愈来愈大的胃口。而总工程师维克多才是勃列日涅夫所谓“科技革命时代”的“英雄”！因为他懂得“用科学的办法”来吸尽工人的血，以满足官僚垄断集团的需要。女厂长本来与总工程师势不两立，因他是部里派来的亲信而不快，但面对完不成增加指标就得滚蛋的现实，处于“按老办法工作行不通，按新办法工作又不会”的困境，她也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突然倒向总工程师，与他“合作”起来，决心推倒“旧墙”，一脚踢开那个心腹车间主任，“趁他还没有搞垮车间之前，解除他的职务”。斯米尔诺娃后来之所以能同自己的对头总工程师“合作”，与他找到“共同的语言”，结成“神圣同盟”，并非偶然，他们是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的，这个“共同的利益”，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共同的阶级利益。

女厂长踢开旧人车间主任，依靠新人总工程师，完全出于苏修叛徒集团的政治需要。她之所以被他们称为“能干的

女人”，就是因为她具有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一切特点，其中包括善于观察“行情”，看风使舵的本领。苏修统治集团既需要总工程师这样“跟上时代”的打手，也需要斯米尔诺娃这样“识时务”的“有才干”的人。苏修文人这样绞尽脑汁地刻划一个上了年纪的“能干”的女厂长，其用意就在这里。

作者格列勃涅夫写这个剧本的本意，本是为了迎合苏修叛徒集团加强国内统治的需要，帮助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扩大其特权利益，却怎么也没料到，剧本在客观上起了违背他本意的效果，无意间透露了苏修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现实。我们从剧本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高踞劳动群众之上的资产阶级老爷们，另一方面是沦为奴隶的雇佣劳动者；一方面是女厂长及其女儿伊林娜之流那种骄奢淫逸的优闲生活，另一方面是广大工人疲于奔命的牛马不如的生活；一方面是统治集团使用各种“科学的办法”，穷凶极恶地榨取工人一点一滴的血，另一方面是广大工人被更紧张的劳动压断了腰，以及因“科技革命”而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加入失业大军。

在今日苏联，资产阶级法权的巩固、扩大和强化，导致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从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中破土而出，形成了整整一个特权阶层，这些人背叛了自己原来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不管这批毒草具有什么样的外形，他们分泌毒汁残害人民的事实是掩盖不了的。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社会帝国主义制度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我们坚信，具有光荣传统的苏联人民，必将以反抗的星星之火，燃成革命的熊熊烈焰，把那些旧土壤中产生出来的新毒草连根烧尽。

# 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

(苏修话剧剧本)

作者：阿·格列勃涅夫

载苏修《戏剧》杂志1973年第11期

## 人 物 表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斯米尔诺娃

伊琳娜——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的女儿

外祖母——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的母亲。

沃洛佳

巴甫利克——伊琳娜的丈夫

维克多·彼得罗维奇——纺织厂总工程师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车间主任

工厂男女工人：

玛丽亚·特罗菲莫夫娜

杜霞大婶

叶尔马科夫

托尼亚·叶尔马科娃

阿丽亚·科兹洛娃

娜塔莎大婶



克拉娃

马尼亚·瓦列耶娃

苏哈列夫

安娜·尼基季奇娜——党委书记

塔玛拉·亚历山大罗夫娜——律师

尼诺奇卡——女教师

部里工作人员：

鲍里斯·季莫费耶维奇

叶尔莫林

萨维茨基

奥丽加·雅科夫列夫娜——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的女秘书

剧中个别登场人物：

米沙——疗养院的文娱干事

女人——疗养院的休养员

巴维尔·谢尔格耶维奇

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

人事科长

邮电局的女工作人员

车间主任的妻子

摄影记者

诺达里——阿丽亚·科兹洛娃的未婚夫

纺织厂女工若干人以及她们的舞伴

## 第一幕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斯米尔诺娃是一个中年

妇女，她正在高加索黑海之滨的疗养院休养。每逢傍晚，休养人员都聚集在白色大理石的平台上。四周环绕着南方的树木，上面是一片南国的天空。一个留着连鬓胡子的年轻人，疗养院的文娱干事米沙出场了。游艺，舞会，竞赛开始了。这里人人平等，由于年龄、地位和经历在这里不起作用，大家不知不觉地都表现得比实际上更蠢些。

米沙（对着麦克风）请注意！收到了一个条子。写条子的人不希望公布他的名字。现在我来念一下：“如果男人们不邀请，我们疗养院的妇女将要站着等到何时呢？难道现在不正是恢复平等关系的时候吗？”我听到了大家的掌声！好吧，同志们，“白舞”开始！女士们邀请男舞伴吧！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向站在平台另一端的一个男人递个眼色，两人先后离开平台，在暮色朦胧的林荫道上相会。这里还可以听到音乐声，笑声和平台上沙沙的舞步声——“白舞”还在继续。〕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我们往哪儿走？（男人没有答话，继续往前走。）喂，我可不再往前走了。（可她还是跟着走了一阵。最后她停下了。他拥抱了她。）不要这样，放开我。

沃洛佳 你怎么啦？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坐下。不要吭声。（他顺从地坐到长凳上。两人靠在一起。沉默。他又抱住了她。）喂，放开我。还不放！你简直是个侵略者。鬼晓得你们带着什么心思来疗养院的！

沃洛佳 （快乐地）我没有鬼心思。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哎哟！你还没有鬼心思？是谁追求阿洛契卡？

沃洛佳 我没有追求。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你还好意思对我说！你们这些人都像疯了一样。她什么地方让你们这么着迷？

沃洛佳 都怪你不理睬我。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我是注意到你了。你知道我对你的看法吗？

沃洛佳 说吧，有意思。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我在想，这些男子汉在家里都很规规矩矩……

沃洛佳 正是这样。我正是个规规矩矩的人。你要知道，规规矩矩的人正是吃了规规矩矩的亏，内心总是羡慕那些不规矩的人！（望着她）靠近我。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不。

〔他又要拥抱她。突然两人都呆住了：来了另一个女人，在他们身边停了下来，认出了他们。〕

女人（无拘束地）我想，是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和沃洛佳吧！（他们没有回答她。）你们怎么跑出来了？这可不好！（她仍然站着不走。）你们知道电视在放什么吗？

沃洛佳 不知道。

女人 这种休养叫人腻透了。二十四天够多的了。真想回家。你们呢？

沃洛佳 我们不想回家。

女人 啊！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你还会吸烟啊！

沃洛佳 您也抽一支吧。

女人 我可不会吸烟，谢谢。（她刚要坐到他们旁边）我不会妨碍你们吗？

沃洛佳 我忘记了您的名字和父称。

女人 丽吉娅·巴甫洛夫娜。

沃洛佳 丽吉娅·巴甫洛夫娜，您妨碍我们。

女人 对不起。（慢慢地走开）

沃洛佳 （朝着她背后说）好吧，祝您一切顺利！

米沙（未出场，只听到麦克风放大的声音）游戏开始！我连续讲几个东西和动物的名称，如果它们是会飞的，你们就把双手举起来。注意啦：海鸥！

〔笑声。〕

好，就是这样……老鹰！山雀！直升飞机！燕子！狗熊！

〔笑声。〕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你真不要脸。你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

沃洛佳 她是谁？……看见了时髦的发式，她今天还在那里大发脾气……对，是有一个小伙子蓄着长长的头发。只要流行一种新式样，这些人就好象发生了一场社会动荡似的……怎么？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克制地笑着）没有什么。瞧你这个样！……（突然严肃地）沃洛佳……

沃洛佳 怎么？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你不是一个喜欢乱讲的人吧？不要把这个告诉任何人。

沃洛佳 “这个”是指什么？……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也许有的男人跟婆娘一样。

沃洛佳 你怕吗？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我怕。

沃洛佳 你的丈夫很厉害吗？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我没有厉害的丈夫。这倒更糟糕些……不过，反正都一样。我们马上分别吧。

沃洛佳 怎么，要分别了？为什么？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我要走了。明天就走。

沃洛佳 怎么，明天就走？你的假期到什么时候？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到明天。

沃洛佳 你怎么一点都没有对我讲过？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我这不就是告诉你嘛。

沃洛佳 等一下，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甚至带着一点责备口气）沃洛佳，我在这儿已经是第二十三天了。

沃洛佳 安尼亚<sup>①</sup>，我们不要失去联系。我们还会在莫斯科相见，是吗？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你这样想吗？

沃洛佳 是的，我希望这样……你呢？（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没有回答）你住在哪里？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远得很。

沃洛佳 离什么地方远得很呢？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离莫斯科。有六十公里。

沃洛佳 这是城市吗？

---

<sup>①</sup>安尼亚是安娜的爱称。——译者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是城市。

沃洛佳 是工厂吗？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是工厂。怎么样，全清楚了吗？

米沙 （从跳舞平台上传来的声音）山雀！燕子！鸭子！  
乌龟！

沃洛佳 你到底是搞什么工作的？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我是搞什么的？

沃洛佳 你不象没有职业的人……医生？教育工作者？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我象教育工作者吗？

沃洛佳 反正我能找到你。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你要答应我，今后不找我。我们走  
开吧。

沃洛佳 到海边去。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好吧。我们什么都不要再盘问了，  
我可什么都没有问过你。

沃洛佳 你就问吧。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不想问。

米沙 （远处传来的声音）拍手舞开始！拍到谁的背上，谁  
就要离开原来的女舞伴，而同拍他背的那个女伴一起跳舞。  
（声音愈来愈远）留下的那位女士就要另选一位  
伴。

〔音乐声隐约可闻。波涛拍岸。海滨浴场。一只小船停  
在沙滩上。……沃洛佳登上小船，站在船尾用手拉安娜·  
格奥尔基耶夫娜。这样，她又重新倒在他的怀里。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你轻点儿！你要把船搞翻的！坐下  
来。（他们并排坐了下来，沃洛佳又把她拉入怀中）你

多大年纪？

沃洛佳 三十九岁了。年纪不轻了吧？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你怎么不问问我的年龄？

沃洛佳 有什么必要？！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反正不想结婚，是吗？

沃洛佳 为什么？我正想同你结婚。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你难道还没结过婚？

沃洛佳 结过。两次啦。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哎哟！……一般来说，反正一样。

要不要我告诉你……

沃洛佳 要。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我本想嫁给你……我非常喜欢你……尽管我对你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了解”或是“不了解”这都算不了什么……（挣脱）这都没有什么，懂了吗？现在我们离开这里吧。

沃洛佳 别走。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干么“别走”？你在这里名声很坏，你知道吗？声名狼籍！放开我，听到了吗？（她准备站起来，但小船晃了起来，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又倒入沃洛佳的怀里）

沃洛佳 你笑什么？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没有什么。

沃洛佳 别笑啦。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我感到好笑嘛。

沃洛佳 那你就笑吧……你听着！我希望你知道，我住在莫斯科。我以前是飞行员，得了高血压离职了。目前还不

知道以后干什么，懂吗？但是我想再见到你，一定要见到你。我们不应失去联系，你听到了吗？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那又该怎么样呢？

沃洛佳 把你的地址留给我，把我的地址拿去。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不。

沃洛佳 有一个电话号码可以找到我。别人会告诉你……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不，我们谁也不要找谁。一切到此为止，懂吗？到此为止。你答应我吗？

沃洛佳 怎么？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我请求你，任何时候都不要找我。

你可以把你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留给我，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沃洛佳 你会给我打电话吗？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会，如果我愿意的话。放开我！

（沃洛佳不由自主地听从了她，放开了手，跟着她走了船。这时她主动地拥抱了他，吻了他，很快离开了）

〔从暗处现出一幢高大的五层楼的厂房，每层楼都是同样样式的窗户。顷刻之间从下到上都亮起了同样耀眼的浅蓝色的灯光。这是通宵工作的灯光，纺织厂夜班的灯光。我们可以听到机器的轰隆声和吱吱声。

〔白天来临了。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从容地走来，一直走过厂长接待室。进入办公室后，打开窗户，坐到桌旁，把一叠文件移了过来。这是她的办公室，她的桌子，她在这里坐了不止一年了。各种信件，电报，请帖，都是为她准备的。上了年纪的女秘书奥丽加·雅科夫列夫娜随着走了



进来，手里拿着一叠新到的公文和书信。电话又响了。  
女人的声音（听筒里传出）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您一路辛苦了！路上顺利吗，休息得好吗？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谢谢，一切都好。

女人的声音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目前我这儿的计划完成得不怎么好。科斯特罗马方面付不出款，他们没有钱……你不离开办公室吗？

男人的声音 我是纺织车间。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您好，欢迎您，一路辛苦了！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你好！

男人的声音 你休息得怎么样？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我叨念着你哩。来吧！……奥丽加·雅科夫列夫娜，请给我接科斯特罗马，要波克罗夫斯基听电话……立刻召集生产汇报会。维克多·彼得罗维奇在吗？

奥丽加 我马上告诉他。（下）

另一人的声音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一路辛苦了！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谢谢，谢谢！

又一个人的声音 那边天气怎么样？洗了海水澡了吗？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那还用说，洗过了。

还有一个人的声音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我的米什卡结婚了，您能想得到吗！他这个傻小子该去参军了！

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 巴维尔·谢尔格耶维奇，是你吗？  
你好呀！你的嗓子有点儿哑了。大概你老是大喊大叫吧！

同一个人的声音 那才不是呢。我现在按科学方法工作，按